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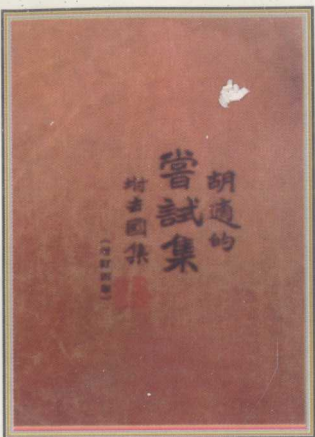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现代

诗歌

名家名作原版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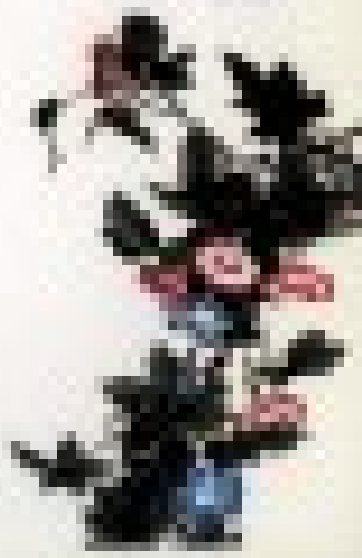
尝试集

胡适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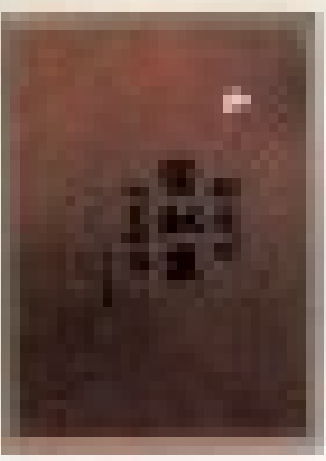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

文學

名著

叢書



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叢書

·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尝试集

● 胡 适

据一九二二年十月亚东图书馆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/王彬选编·-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. 3

ISBN 7-5059-2367-6

I. 中… I. 王… III. 诗歌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2255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王彬 选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李寒江
排 版	北京华茵文化印务咨询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县利民印刷厂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印 张	81
插 页	50 页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印 数	3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2367-6/I·1727
定 价	36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，我在去年十月，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，先是散文，之后是小说、诗歌。现在，散文部分已然出版，小说早已交出，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。

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，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，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。并无更多意图。

关于选编工作，阿英先生在《夜航集》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，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，所选的本子，如果做得出色，“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，更能不朽的。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，好的选本，往往是不容易消灭。理由是：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，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，不多的时间，来了解更多的东西，但这样的选本，决不是‘随意挑选，拉杂成书’的一类。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，如果选家是优秀，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，认真来做的的话。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，自然比不上选本，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，但，有一点相通的是，选好作家的代表作，也只有“当作一种事业”才能做得好的。而且，除认真外，还应该是行家。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，但并无高明深见，自接受这一工作后，颇感吃力。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教，为此

给牛汉、吴思敬、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，是应该深谢的。

做过选编工作的人，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。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，访书不得，也就无书可选。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，至今不足八十年，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（不仅指版本），却比登天还难。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，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。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，更难得一见。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，只有阙如。这是必须说明的。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，限于选编原则，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，没有单行本行世，也不能收录，这是十分遗憾的。但，尽管如此，收入本书库的，也还不少，即：胡适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郭沫若、宗白华、俞平伯、冰心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王独清、李金发、穆木天、冯至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臧克家、艾青、林庚、何其芳、阿垅、王辛笛、田间、陈敬容、郑敏、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。读那时的新诗，真有些百感交集，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。仿佛那些诗，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。而时间也过得真快，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年，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，发端之时，还是去年的初秋，现在，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，而且天地也已皆白，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，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，装点成圣诞树的模样了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，我不敢说，有多么精彩，但无愧于心的是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没有敢懈怠半分。现在，可以放松一点了吧。当然，也不能免俗，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，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。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。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。但是，不

为僧，不知头皮冷，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，权作序。所谓斑鸠嫌树斑鸠起，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。

王彬

1993年11月19日

胡适(1891—1962),安徽绩溪人。初名嗣糜,学名洪驊,字适之。笔名有天风、希疆等。

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。他做新诗的动机始于1915年与同学梅光迪、任叔永的论争。辩论的中心是白话应不应该入诗。为了说服对方,必须以作品说话。于是,胡适开始了新诗写作。他在1916年8月答任叔永的信中说:“古人说:‘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’文字者,文学之器也。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。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,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。”“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,但尚能用之于韵文;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,实地练习之。倘数年之后,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,无不随心所欲,岂非一大快事?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,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。”胡适写新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从1916年左右到1918年,他这时的诗虽然运用白话,但依然保留了五七言旧体诗的外形;第二阶段从1918年1月至次年1月,他提出“解放诗体”,主张话怎么说,诗就怎么写,打破旧体诗的格式,但平铺直叙,诗味不足。第三阶段从1919年2月始,他在这个月翻译了《关不住了》一首美国人写的诗。在这首译诗中,他依照原诗的格律处理,效果不错。原诗三节,每节四行,双行押韵,胡适译成中文

后也保持了这个形式，并似有所悟，认为是他新诗“成立的纪元”。中国新诗在初起阶段，大致有这样两个过程，一个是从诗歌内部入手，逐步建立新诗系统；一个是从散文入手，力图打破旧诗的约羁。胡适采取前者，故而他的新诗留印下了明显的旧诗痕迹，自嘲为“放脚鞋印”，经历两年多的摸索，才算找到了满意的新诗形式，冥途求索的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胡适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，不在于诗的好坏，他的诗今天看来是只有历史价值，而在于他是放开新诗瓶塞的第一个先行者。

《尝试集》初版于1920年3月，这里依据的第四版，出版于1922年10月，由亚东图书馆发行，对第一版所收诗颇有增删。书名“尝试”，胡适在代序（二）中介绍说陆游有诗“尝试成功自古无”，“我今为下一转语：自古成功在尝试！”因而为名。其中所收的《赠朱经农》、《江上》曾与《朋友》、《月》（三首）、《他》、《孔丘》以白话诗八首名目发表于1917年2月二卷六号《新青年》上，宣告了中国新诗的诞生，是中国新诗的问世之始。

胡适的
尝试集
附去国集

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(代序一)

……古人说，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文字者，文学之器也。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。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，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。……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，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；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，实地练习之。倘数年之后，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，无不随心所欲，岂非一大快事？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，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。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，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。然吾去志已决。公等假我数年之期。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，则我或终归老于“文言诗国”亦未可知；倘幸而有成，则辟除荆棘之后，当开放门户，迎公等同来莅止耳！“狂言人道臣当烹。我自不吐定不快，人言未足为重轻。”足下定笑我狂耳。

……

尝试篇(代序二)

“尝试成功自古无”，放翁这话未必是。我今为下一转语：
自古成功在尝试！

莫想小试便成功，哪有这样容易事！有时试到千百回，始
知前功尽抛弃。即使如此已无愧，即此失败便足记。告人此
路不通行，可使脚力莫浪费。

我生求师二十年，今得“尝试”两个字。作诗做事要如此，
虽未能到颇有志。作“尝试歌”颂吾师，愿大家都来尝试！

(五,九,三〇。)

四版自序

《尝试集》是民国九年三月出版的。当那新旧文学争论最激烈的时候，当那初次试作新诗的时候，我对于我自己的诗，选择自然不很严；大家对于我的诗，判断自然也不很严。我自己对于社会，只要求他们许我尝试的自由。社会对于我，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。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《尝试集》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。这是我很感谢的。

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，渐渐的过去了。——现在还有人引了阿狄生，强生，格雷，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，但这种“诗云子曰”的逻辑，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。——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。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，大胆的解放，充满着新鲜的意味，使我一头高兴，一头又很惭愧。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，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，虽然一年放大一年，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。我现在看这些少年诗人的新诗，也很像那缠过脚的妇人，眼里看着一班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，心里好不妒羨！

但是缠过脚的妇人永远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了。我现在把我这五六年的放脚鞋样，重新挑选了一遍，删去了许多太不

成样子的或可以害人的。内中虽然还有许多小脚鞋样，但他们的保存也许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，也许还有一点历史的用处，所以我也不必讳了。

删诗的事，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。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，把删剩的本子，送给任叔永陈莎菲，请他们再删一遍。后来又送给“鲁迅”先生删一遍。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，他也替我删一遍。后来俞平伯来北京，我又请他删一遍。他们删过之后，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，又删去了几首，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。例如《江上》，“鲁迅”与平伯都主张删，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，舍不得删去。又如《礼》一首（初版再版皆无，）“鲁迅”主张删去，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，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，所以把他保留了。有时候，我们也有很不同的见解。例如《看花》一首，康白情写信来，说此诗很好，平伯也说他可存；但我对于此诗，始终不满意，故再版时，删去了两句，三版时竟全删了。

再版时添的六首诗，此次被我删去了三首，又被“鲁迅”、叔永、莎菲删去了一首。此次添入尝试集十五首，《去国集》一首。共计：

《尝试集》第一编，删了八首，又《尝试篇》提出代序，共存十四首。

《尝试集》第二编，删了十六首，又《许怡荪》与《一笑》移入第三编，共存十七首。

《尝试集》第三编，旧存的两首，新添的十五首，共十七首。

《去国集》，删去了八首，添入一首，共存十五首。共存诗词六十四首。

有些诗略有删改的。如《尝试篇》删去了四句，《鸽子》改了四个字，《你莫忘记》添了三个“了”字，《一笑》改了两处；《例外》前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时有四章，现在删去了一章。这种地方，虽然微细的很，但也有很可研究之点。例如《一笑》第二章原文。

那个人不知后来怎样了。

蒋百里先生有一天对我说，这样排列，便不好读，不如改作

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。

我依他改了，果然远胜原文。又如《你莫忘记》第九行原文是

哎哟，……火就要烧到这里。

康白情从三万里外来信，替我加上了一个“了”字，方才合白话的文法。做白话的人，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，便不配做白话，更不配做白话诗。

《尝试集》初版有钱玄同先生的序和我的序。这两篇序都有了一两万份流传在外；现在为减轻书价起见，我把他们都删去了。（我的“自序”现收入“胡适文存”里。）

我借这个四版的机会，谢谢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。至于我在再版自序里说的那种“戏台里喝采”的坏脾气，我近来也很想矫正他，所以我恭恭敬敬的引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先生“评”《尝试集》的话来作结。胡先骕教授说：

胡君之《尝试集》，死文学也。以其必死必朽也。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，而遂得不死不朽也。物之将死，必精神失其常度，言动出于常轨。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，正其必死之征耳。

这几句话，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；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“平心而言，不事谩骂，以培俗”的杂志上的，大概不

会是骂罢？无论如何，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，胡先骕教授却说我“卤莽灭裂趋于极端”，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。至于“必死必朽”的一层，倒也不在我的心上。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，

陀司妥夫士忌，戈尔忌之小说，死文学也。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。

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来陪我同死同朽，这更是过誉了，我更不敢当了。

（十一，三，十。胡适。）

总 目

1. 胡适：《尝试集》
2. 周作人：《过去的生命》
3. 刘半农：《扬鞭集》
4. 郭沫若：《瓶》
5. 徐志摩：《志摩的诗》
6. 宗白华：《流云小诗》
7. 王独清：《圣母像前》
8. 闻一多：《死水》
9. 穆木天：《旅心》
10. 李金发：《微雨》
11. 俞平伯：《冬夜》
12. 冰 心：《春水》
13. 废 名：《招隐集》
14. 戴望舒：《望舒诗稿》
15. 冯 至：《十四行集》
16. 臧克家：《烙印》
17. 阿 垅：《无弦琴》
18. 卞之琳：《鱼目集》